

我们与保定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只言片语
洗桃花水的时节
林肯中心之魂
渴望勇敢
我尽我心

我有过一只蟹 套袖
空中朋友
我爱，我想

三次见到
自由与限制同步

《第四十一》梦

山野的呼唤 没有梦的旅行

女人的白夜

一个人和半个世纪
若有四季便有歌
那时我在花山 岁末的期待

铁凝

上海文艺出版社

铁凝

女人的白夜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装帧设计：陆震伟

女 人 的 白 夜

铁 凝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5 插页 6 字数 118,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7-5321-0714-0/I·572 定价：3.4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小说家笔下的不同一般的散文集。

作者常常在那些静静的不眠之夜生发诉说的渴望，伴随着渴望，她把她的所思所感记录下来，于是夜明如白昼了，于是就有了这里的三十一篇作品，洗桃花水的时节、城市的客厅、没有梦的旅行、空中朋友……在这“女人的白夜”里，作者以真诚打动你，并将你紧紧联结在一起。

那些别树一帜的创作谈，也是作者人生观的坦露，她就这么爱着、想着、走着、劳作着……读罢使你获得深深的启迪。

• 目录 •

我的小传·····	1
我有过一只小蟹·····	7
洗桃花水的时节·····	15
套袖·····	24
三次见到您·····	30
正定三日·····	34
城市的客厅·····	44
《第四十一》梦·····	50
岁末的期待·····	56
那时我在花山·····	62
我们与保定·····	70
山野的呼唤·····	76
我爱，我想·····	81
自由与限制同步·····	86
渴望勇敢·····	92
想起阿尔那张床·····	95

若有四季便有歌·····	101
--------------	-----

——兼致温州五位青年朋友

只言片语·····	104
-----------	-----

我尽我心·····	108
-----------	-----

给马秀华的一封信·····	111
---------------	-----

就这样走着，劳作着·····	115
----------------	-----

开拓我们的心灵·····	120
--------------	-----

——在《长城》女作者小说座谈会上的

发言

申跃中的故事·····	126
-------------	-----

一个人和半个世纪·····	132
---------------	-----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134
---------------	-----

唤醒您的宝藏·····	145
-------------	-----

云晴龙去远·····	150
------------	-----

没有梦的旅行·····	15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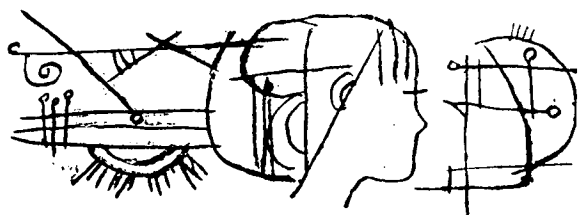
林肯中心之魂·····	242
-------------	-----

——访美琐记

空中朋友·····	251
-----------	-----

女人的白夜·····	259
------------	-----

后 记·····	267
----------	-----



我的小传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我哭叫着闯入人世时，一批正直的大人正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四岁前我一直住在北京一位保姆家，我管她叫奶奶。她是一位粮栈老板的遗孀，却粗手大脚，喜爱劳作。和她同住的还有那老板的二房，我管她叫里屋奶奶。我和两位寡妇住在一起，对我负有责任的是外屋奶奶。奶奶十分疼爱我，遇我高兴或不高兴时，便从一个齐腰高的大缸里拿点心给我吃。我很得意，生活得也很踏实。因为我以为那青石缸盖下一定有满满一缸点心。一缸点心总能使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吧，我常因此而忘掉不在身边的父母。

奶奶有些惧怕里屋奶奶，我却不顾里屋奶奶因敌视外屋奶奶而对我生出的敌意，常常肆无忌惮地闯进里屋骚扰。两位寡妇之间便因此而发生争吵。里屋奶奶言语刻薄，我的奶奶常因此暗自流泪。

外婆也住北京。有时我被奶奶领着，去外婆家和外婆作短暂的亲热。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有工作，还有一个宽大的梳妆台，配有丝绒包厢的机凳。我记得她常常坐在梳妆台前的机凳上等我。那房间的阔大、梳妆台散发出的香气却从来没给过我奶奶家那般的欢乐。但离开外婆前我必须吻她的脸。我不曾记得我那时有过发愁的事，若有，这便是有生以来第一件。我不情愿地吻了外婆那很美的脸，赶紧扑向奶奶。当奶奶那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脸时，我才又感到舒心 and 安慰。我需要保姆奶奶的那种感情一直延续到长大后去农村插队。当我生病时躺在土炕上，最最渴望的便是一双粗糙的、老年妇女的手的抚慰。在农村，这样的“奶奶”很多很多。她们那如同泥土般朴实的纯情，给了我对生活永远的爱和感激，如同保姆奶奶给我的一样。

我在奶奶家赶上了大跃进，街道也要进入共产主义。由于我的存在，也许奶奶算是“个体户”吧，我和奶奶一同被联合进街道幼儿园。我不习惯那里的一切，有一次逃出来才选择了外婆家。阿姨也尾随而来。当我听见她们的声音时，便奔向那梳妆台前的杌凳后面，蹲下，紧紧闭起眼。我以为我看不见自己了，别人便也看不见我。阿姨笑着请我站出来。

以后的我，经历了小学、中学、插队、回城、小说编辑直至目前的专业写作。

当我作为一个少年被卷进动荡的十年，童年的一切便十分遥远起来。奶奶家那个齐腰高的大缸，就像在哪里见到过的一个原始器皿。孩子们也开始检讨残存在脑子里的不符合潮流的意识了。由于父母境遇的改变，我开始忏悔。我在日记里忏悔自己每日每时的过错，那既是真心实意的忏悔，也是不知不觉的自我表现；我努力地用领袖的格言要求自己，努力地认真地向英雄人物学习，寻找自身的差距，那努力里既有自己的热望，也有努力作出的努力。我常常生出一种诉说的渴望，诉说自己对人类那大公无私的敬仰，诉说自己那“私”字一闪念的闪念。

只是为了诉说，诉说就是证明。

幸亏在武斗的枪炮声中，在文学最沉寂的时刻，我爱上了文学。在保定，在我自己的家里，残存下来的几本破旧书籍，取代了我要诉说、要忏悔的念头。这看似荒唐、实则在理的变化，也许恰恰证明了文学的魅力：只要人类存在，文学便不会泯灭。文学唤起了人们那么多压抑着、麻木着的意念，不管是大人还是小人。我又想起了保姆奶奶和那个大缸。

很晚，我才生出写小说的愿望，那是高中一年级。我的一篇大作文被北京出版社当作小说出版了。那时我对我的文字充满着热爱，因为责编对我那小说作了几处改动，我竟写了一封长信给责编，列举理由达十一条之多，来证明他那些修改的不合理。后来那位编辑老师回了信，承认我的道理，并称赞我的“勇气”。至今我对那位编辑老师充满着感激之情：面对一个黄毛丫头，他是那样雍容大度。

然而“勇气”并非文学的全部。别人给了你平等，并不等于你已经明白了文学。当我最初的几篇东西变作铅字时，我觉得写作不难；当我发表了较多的文字后，却愈发觉得写作不易。

从一九七五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至今我已发表中篇小说七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电影文学剧本两个，散文十余篇。百花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分别为我出版了小说集。我的短篇小说《哦，香雪》、《六月的话题》、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曾分别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一九八二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一九八四年全国第四次作代会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去年春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今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了在挪威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

在奥斯陆神秘、幽静的白夜里，我常常想起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学。我常想怀着对于人类的一种责任，去体味日子，理解人生。不是用心智，而是用心灵。不乞望在智慧上繁衍智慧，否则一切将充满着退化和苍白。

生活是不容易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不容易才更动人。我企盼在各种各样的不容易之中给读者以希望。这希望也可以在表现失望中获得，因为没有失望就无所谓希望。正如同我们有

时对生活不恭敬是希望生活更神圣。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七日





我有过一只小蟹

夏天，我在庐山遇到一只小蟹。它生活在石缝里、山泉边，大名叫石蟹。

人们要是亲近谁，常爱叫他的小名。我喜欢这只石蟹，况且，它比海蟹、河蟹小得多，所以我愿意称它小蟹。

那是在去往仙人洞的石板小路上，我们的东道主——《百花洲》编辑部的老主编、老翻译家递给我的。他举着一只香烟盒，神秘地笑着说：“打开看看，你一定会喜欢的。”我接过烟盒，立刻感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不觉一阵心跳。我将烟盒扒开一个小口，就见这只蛋黄大的棕红色小蟹摇摇晃晃正往外爬，它犹豫不定

地爬出来，趴在我手心上，有些痴呆地停了下来。我托着这个小生命，细细瞧着，瞧它那阳光下半透明的身体像玛瑙，瞧它腿上那一层纤细的茸毛像丝绒，瞧它突起的乌黑眼睛总是固执地盯着一个地方。这一切都叫人疼爱。我立刻生出了一个念头，带它回去，带它和我一道回北方。我小心地伸出手指友好地碰碰它，谁知，它却张起两只前螯，朝我的手指狠狠就是一下。尽管那样狠，但我的手指也不过有点痒痒罢了。它多么小呵，还没有能够把人咬疼的那种力量。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它的疼爱。

“放了它吧，活不成的。”同行的一位瘦高个儿作家说。他是江苏人，把“活不成”说成“活不曾”。也许因为他是《土牢情话》的作者，对困在土牢里的滋味有着独到的体验，才发表这样的见解。

我环顾四周，原来我们的团体——一同被邀上山的几位作家都围在我身边，兴奋地注视着这个愣头愣脑的小家伙。也许小蟹发现了这点，它警惕地抱住前螯便在半空挥舞起来，好像给人以警告：看谁敢碰一碰？它那副认真的样儿，能叫你想起来举着木头枪冲大人高喊“不许

动”的小孩子。和它相比,我们简直都是劳不鲁格鲁的居民。我终于又叫它回到了香烟盒里。

那天,我没有玩好,托着它,连云雾迷蒙的仙人洞,挺峻绮丽的锦绣谷和那气势巍峨、若隐若现的天桥都没有留心。我只感觉到烟盒里那些小爪子的愤怒抗议,但我到底把它带回了我们的住所芦林饭店。在半脸盆清水里,它不习惯地勾动着腿脚爬来爬去,它活下来了。

活着就要吃饭,我的小蟹还得吃活东西。先前我不了解这点,喂它面包、蛋糕,它都不予理睬,岂止不理睬,它还用拉屎的办法亵渎我那些食品。它的屎像一缕缕的黑棉线,把那些食品缠绕住。后来听山上人说,它爱吃小鱼、小虾和蚯蚓。于是,每次出游,我便格外留意有水的地方:深湖、浅溪、泼辣的山泉、盘子一般大小的水洼……

我的真诚感动了我们这个团体。

有一天在如琴湖畔,两个女孩子支着竹笋在捞小鱼。我走过去,把双手也伸到湖水里,可怎么也拢不住那滑腻、灵活的小星星。眼看着她们网起一箩又一箩,我都嫉妒了。这时我们那位最年长的作家走过来了,他俯下高大的身子

就和小姑娘谈判。当然，这种谈判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他语气绵软，绵软得不像大人乞求孩子，倒像是孩子在央告大人。也许是由于他那满头可爱的白发，也许是由于，他虽然具有他的《月食》中那个主人公的气质，还那样不耻下“讨”，他取得了胜利。两个女孩子决定给我们六条。我赶紧凑了过来，但着急没有盛鱼的东西。

“我这里有只塑料袋。”说话的是我同屋那位女作家。她的手提包里总是装着几块素净的小花手绢和一些大小不等的空袋子。要是碰巧你出门忘记带手绢，她就笑咪咪地递给你一块；要是遇到像现在这样的情形，和她在一起也能解决问题。她那双眼睛，笑起来就像一对月牙儿。她是《心香》的作者，心香还能总是板着面孔吗？她就是这样笑着，替我撑开了一只不大不小的塑料袋。很快，六尾活泼的鱼儿就在里面冲撞起来。

有一天在乌龙潭，我爬上了簇拥着那条瀑布的一堆堆怪石，想去寻找瀑布的源头，看它是怎样冲破它们的阻挠，从石缝里喧腾着奔泻出来的。这时我们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作家向我

跑来，一边跑，一边招呼我停下。我惊奇他能在那么险陡、光滑的石头上准确、灵活地跳来跳去，步子就像一只轻盈、敏捷的细腿鹿。瞧着他的身姿，你不能不想到他那篇《我们正年轻》。他停在我跟前，要我和他一起到乌龙潭边去看我们的“将军”。

他说的“将军”，是因写《将军吟》而得名。这位作家，个子并不高大，但走起路来形象威武，说话嗓音洪亮。现在“将军”正站在乌龙潭边，弯着腰，高卷着裤腿，双手撑开一只袜子在捉蝌蚪。

看见我，他直起腰来，把滑到鼻尖的眼镜朝上一推说：“喂，三只，够吃一天吧？”

“把那只给我，我也捉！”我一边说着朝他跑过去。

“不行啊，那只有个破洞！”他的话逗笑了许多人，包括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游客。

“将军”提着他那只装了三个花蝌蚪的灰丝袜上路了，他的步伐显得更加威武雄壮，湿漉漉的丝袜就随着那雄壮的步伐不住地摆动。

有一天，在饭店的花圃里，我们中间那位少言寡语的江西作家挖出一条通红的蚯蚓，他把